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50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一首

郭泰機答傅咸詩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二首

答兄機詩一首

答張士然詩一首

劉越石答盧湛詩一首

并書



重贈廬謐詩一首

廬子諒贈劉琨詩一首

贈崔溫詩一首

答魏子悌詩一首

謝宣遠答靈運詩一首

於安城答靈運詩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詩一首

登臨海嶺與從弟惠連詩一首

酬從弟言 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傳長虞

良曰王隱晉書云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善本注同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向日劭襲封朗陵郡公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

朗陵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善曰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

祭並以明德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善曰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

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

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善曰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

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

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銑曰

也有頃武子亦遷侍中善曰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

年入為侍中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繼

繼而從之未由

翰曰二賢謂何劭王濟也慶善也繼緒猶親密也咸自言恨闇劣願與親密而官爵

去遠從之未由禮隔也善曰漢書曰灌夫實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左氏傳藏昭伯曰繼緒從公無通內外毛詩

傳曰邇歷試無效且有家艱也濟曰歷試謂歷職言歷無功

迴從之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心存目替善本無賦詩申懷以

書曰歷試諸難余又集于夢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

貽之云爾懷以贈二君善曰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云辭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向曰太清天也列宿二十八宿也紫微天帝宮也謂列宿曜之

善曰鵲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太寧春秋赫赫大晉朝明

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

明關皇闈

銑曰赫赫盛貌謂晉朝之盛關開闈門也謂開門以待賓也善曰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是國

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吾兄既鳳翔王子

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定省之

亦龍飛

翰曰吾兄謂劭也王子王濟也鳳翔龍飛喻君子得用善曰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

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雙鸞游蘭渚二離揚清暉

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游蘭渚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

喻君子也蘭渚比中書省揚謂揚舉清風以生光暉也

善曰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辭序曰蜺龍

鸞鳳以記君子漢書曰長麗前掞光耀

明臣瓊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外玉階並坐

侍丹帷

良曰玉階丹帷皆天子之殿庭善曰毛詩曰攜

坐鼓瑟曹植娛賓賦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

日丹帷曄曄以四張冠名煌煌光也言冠文彩增發於令善之姿容也善曰

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

昌邑王賀冠惠文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

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庶繼緒情所

希豈不企高蹤

銑曰此榮非庶幾所能及但

高軌但蹤跡邈遠難可追攀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庶

冀也廣雅曰希庶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邑表陽

碑曰邈矣高蹤孰能剋茲
 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
 臨川靡芳餌何為守空善本作空守
 城得魚言此以喻於已也
 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
 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釣犇牛以為餌能南子
 曰黃帝化天下
 也漁者不爭地
 如枯槁之葉待風之飄也逝往違離也
 也毛詩曰擇兮擇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
 毛詩曰逝將去汝毛
 長詩傳曰違離也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良曰離君豈能無眷
 戀但自恨尸祿素餐當歸也
 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
 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
 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
 饑也
 饑向曰蓬華廬草菴也言歸此以樂先王之道將忘其饑
 也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
 儒有華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
 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
 進則無云補退則恤

其私濟曰云補謂以言補闕恤私謂憂其家私
 也論語曰退但願隆弘美王度日清夷良曰但願二子盛
 而省其私
 法度日益清平夷平也
 瑕掩豐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華日祈招之詩曰思我王
 度武如王式如金仲長
 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答傳咸一首 五言

郭泰機善曰傳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況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向同善注

皎皎白素絲織為寒女衣銑曰皎皎潔白也素絲喻才也寒女衣者謂已賤而負美才

善曰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

願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向曰秉執也言雖巧不
不見用也善曰言不見用也傳咸贈詩曰貧天寒和運
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
速沉復鴈南飛濟曰言天寒日月速而鴈南飛逐暖所以
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良
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南遊
遺者也善曰衣工喻傳咸也張衡鴈鵠賦曰飛鋒曜景秉
尺持刀毛詩曰將人不取諸身世事焉所希向曰言人不
安將樂棄我如遺
當代之事焉所希冀也善曰言凡人皆不能恕已及物
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
身
沉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饑銑曰朝餐謂咸先食祿也曷
及人也善曰言已朝餐而
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陸士龍

向曰集云為顧彥先贈婦二首為婦答

悠悠君行邁瑩瑩妾獨止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山

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

濟曰玃

妖冶美兒粲粲衣服鮮明貌都亦美也人子士女也善
曰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
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佳

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

良曰京室纖麗良可美也衰賤何

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
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姁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
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遠蒙

眷顧言謂夫先寄詩也銜恩謂銜此恩德不敢冀望如此
者也善曰毛詩曰眷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

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浮海難為水游林難為

觀銑曰言夫在京所見既廣難為容態也善曰林海以觀喻上京也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

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榮

忌畏晏晚也言容色貴及其時朝華木槿也木槿花暮落故云畏日晚也皎皎明淨貌彼姝謂彼都美人也灼灼盛

貌懷春如春華之美善曰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

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西城善雅舞超

聚者國語曰女三為聚賈逵曰聚亦美貌

章饒清彈濟曰西城惣章皆出伎樂善曰陸機洛陽記

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鳴簧發

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惣章伎即古之女樂

丹脣朱絃繞素腕良曰黃笙也朱絃謂箏琴也素腕在上

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輕裾猶電揮雙袂

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

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音善本作入雲漢向曰輕裾雙袂

響字

霧矣藻幄謂飾之以文也入雲漢言哀響之遠也善曰

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袖如迴雪徘徊相伴響若電伐韓

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揮書曰雲布霧散洛神賦曰華

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

青辭歸青錢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知音世所希非

響過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君誰能讚銑曰希少讚美也善曰古詩曰不惜歌者苦

通釋名曰稱人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向曰北辰星不

之美曰讚也

龍喻美色言弃不後之心而問美豔之色善曰北辰言

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

色譏好色而不後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羽結中款

仲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

姬即指西城惣章宮人不諭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

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時暮謂老也復何言自歎也言容華衰落於理當

見賤也善曰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弃背

答兄機一首五言向曰機自吳王郎

中寄詩與雲故有此答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善曰

陸士龍善曰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塗可極別促愁會長良曰悠行極至也言行遠塗路可至別則在近所會之時則長

也善曰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愁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街思

善本作戀行邁興言在臨觴翰曰邁行也興此思戀之言在臨觴也善曰機詩也指

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銑曰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

北渚謂當時送別處絕濟無梁皆無橋也善曰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

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苦西流水子為神往同

逝感形留悲參商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善曰言已形雖

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沉不相能

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

星法言曰吾不觀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齊曰衡軌也參辰之相比也

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軌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聚善曰機

詩曰安得同攜手契闊成難服故答云衡軌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答張士然一首五言 良曰張士然平吳後入洛有贈雲雲故答之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翰曰

也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善曰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

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脩路無

窮迹井邑自相循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善曰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向曰百城郡也千室謂千室之邑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

吳漢之異善曰謝承後漢書曰黃琬并豫州刺史威邁
白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
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
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

念桑梓域善本勢髴眼中人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
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親識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
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勢髴以遙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

向望眼中無故人靡靡日夜遠眷懷苦辛良曰靡靡行貌眷眷
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

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軒長辛苦

答盧諶善本有一首四言并序善

劉越石良曰晉書云劉琨字越石漢中山靜王
之後初為博士永嘉中為并州刺史與

盧志親善志子謀琨先辟之後中郎段

匹碑領幽州牧謀求為匹碑別駕謀有

賤及詩與琨故有此答琨竟

為匹碑所害也善同良注

琨頓首頓首善本無頓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

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五臣作喜字向

則喜善曰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歡然

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玩猶愛弄也

以喜善本有昔在少壯未嘗檢括善曰蒼頡篇曰檢法度

約束此一句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喜善本作阮生之放曠怪厚薄

何從而生哀樂所由而至銑曰老子莊周之書以大小是

以法俗自拘言少小縱誕慕此齊物放曠之事以為厚薄

哀樂不關於心善曰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

子有齊物論藏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

曰曠疎曠也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
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
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
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
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悲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

自頃輒

知

張因於逆亂

善曰輒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輒與

侏古

家國破亡

善本作國破家亡

親友彫殘

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平陽

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祭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塊然獨坐則哀憤兩

集

此二句善本置在負杖行吟下

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

濟曰塊然獨居兒哀謂哀其國

家殘喪憤謂憤其賊臣寇亂也善曰崔鴻前趙錄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

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

慘求數刻之慙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

乎良曰非推慘憂也刻謂刻之數也一日一夜一百刻數刻謂少時也銷除也言舉酒破悲涕以為笑推一卅之

憂求少時之樂亦猶以一丸之藥而欲銷彌年之疾豈可得也善曰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

也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善曰蘓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

生器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

於隨掌天下之寶固當與天下共之

良曰郢楚也隨隨侯

楚其實玩亦不專在於隨楚此喻謀不得獨留於琨處也善曰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

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但分析之日不能不

悵恨爾

善本作耳字

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善本

作也

銑曰聃老子名周莊子名也我慕齊物縱誕之事遭此逆亂至於分析始知彼為虛妄也善曰孔

安國尚書傳昔駉驥倚輈於吳阪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

日發欺也駉驥古之良馬也輈輈也良樂孫陽也昔有人以駉馬駕鹽車馬倚輈而不肯行遇孫陽以已馬易得竟為天

下駉此喻現不能知謀而匹碑知之也善曰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駉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輈而不能

進遭伯樂抑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

善曰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

物同塗禍福莫驗福善則虛向曰塗道過也天地萬物同歸一道為禍過者亦無驗

為福善者亦無徵歟今盜賊為禍受福而晉室為福受殃也善曰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

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藥夏落毒卉

冬敷銑曰逆者全其邑境為義者亡其都郭英藥喻賢良也毒卉喻亂賊也夏落謂賢者天在冬敷謂寇賊橫

盛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

比讒倭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銑曰龜玉謂國寶也韞藏匱匱

而今毀之者輔佐之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

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

藏諸馬融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翰曰芻狗草狗也

曰韞藏也解者列於地以祈福其始

也晉盛人所貴及衰人所弃故云此談易得其理善曰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結芻為狗也言人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弃芻狗也然

此與談老者不同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濟曰咨嗟也自

彼美而此怨耳荷家國之事使存與也善曰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為京兆

尹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

子弗克負荷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音波協

負荷良曰愆過釁瑕仍重彰明也謂忠不能存國孝不能存家是

瑕過重明也榮寵數加謂為太尉并州刺史也威之不立

謂彼劉聰所敗遭凶禍而遷播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曰讐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威之不建謂為聰

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現自謂忠墮于國孝愆于家斯

罪之積如彼山河

向曰言喪國亡家之罪其積如山河之

勤曰能盡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

左氏傳曰愆失也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

善本作之深終莫能磨其三銑曰此瑕至深不可能磨

磨也郁穆舊姻婉新婚舊濟曰郁穆婉婉和美貌姻親也
與謀如兄弟也詩云婉婉新婚如兄如弟也善曰藏榮
緒言書曰琨妻即謀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
姻又曰婉婉之求不慮其敗唯義是敦善本無裹糧攜弱
又曰觀爾新婚良曰慮憂數勉也謂謀昔不憂敗亂勉力於義
匍匐星奔提攜父母投於琨星奔匍匐言困而急也善
曰左氏傳晉趙穿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未輟爾駕已墮
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言奔疾也
善本作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向曰輟止墮壞也爾之
家也二族謂琨謀兩家俱被滅亡也三孽謂劉聰劉曜劉
粲等作亂同是一宗故知並根也善曰王隱晉書曰劉
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來救倚盧末至太
原太守高嶠及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
免為泥所害河法盛晉錄曰劉粲悉害謀父母三孽謂琨
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日謂劉聰劉曜劉粲
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曰孽木斬而復
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

之孽生者也長慙舊孤求負冤魂其四號曰舊父也長取父

負冤魂善曰結上一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
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續領兖州石勒圍演於三臺突
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

繁縷柔條脩罕翰曰亭亭孤直兒以喻謀幹謂桐竹也綠
葉柔條言才能茂盛也善曰孤翰孤生

之竹以喻謀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王逸楚辭生曰朝採
伴侶也說文曰縷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

爾實夕捋零爾竿且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濟曰採捋
多尋長逸置也珠桐竹實也言謀道德之多採取盈椀
小器琨自喻也善曰字林曰竿木挺也豐尋言節長盈

尋也言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寔消我憂
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

憂急用緩逝將去矣善本作庭虛憤善本作滿其五良
憂是用爾道消之令緩往將去我矣使憤怨之情滿於虛

庭也善曰去謂之四蟬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

庭也

日哀痛 慎備 虛滿伊何蘭桂移植此善本無二句茂彼春林萃此秋棘

向曰蘭桂喻君子也春林喻段匹碑也秋棘自喻也言謀為匹碑左右是茂奔現而去是病也善曰春林以喻匹

碑秋棘現 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有鳥

喻謀也言昔不暇休息於此桐竹喻賢明之君也棲食喻食祿也善曰鳥謂鳳以喻謀也毛詩曰肇允彼挑蟲拊

飛惟鳥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皇食竹實 永戢東羽翰撫

西翼翰曰戢斂也東謂幽州也善曰戢斂也翰高飛也撫舉也 我之敬

之廢歡輟職其六善曰毛詩曰我之懷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

以賞奏味以殊珍文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

臻良曰暢達臻至也音聲為賞識者所奏滋味以殊異而珍珍重文章之作以明其言其言之作以達於神之子謂

善曰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絕絃以為世無

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左氏傳仲尼

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

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毛 澄醪覆觴絲竹生鹿

素卷莫啟惺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隣其光光段生出

遷喬此善本脫二句資忠履信武烈文昭向曰醪酒也生塵不執

也談賓辯論之賓自謀之去更不為酒樂書談之事是孤

闕我隣近之德也銑曰段生段匹碑也出幽出於幽谷

遷于喬木也言能資履忠信明盛文武之道也烈盛也昭

明也 善曰澄醪絲竹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談賓謂文言之也藏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外喬寵以蕃傳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伐叛柔服文昭武烈 旌善本作弓驛驛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旌善本作弓驛驛與馬翹翹翰曰旌旗也驛驛調弓貌興車也翹翹遠貌也善曰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

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乃奮長縻

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叙懷引領長謠其八

奮振也長縻喻厚祿也以厚祿縻誥使控鑣轡而往也贈

子謂贈誥言也竭盡也今盡心公朝也敘懷敘已懷也引

領謂延頸望誥而長歌也善曰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

鑣馬勒傍鐵也毛詩曰何以贈之鸛鳴賦曰苟竭心於所

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云朝也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

五言 勸諶欲共輔晉室也 善曰臧榮

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玄璧

善本作 本自荆山璆 向曰玄璧瑞玉也荆山

喻諶也善曰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

書傳曰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 平協韻望太公名也叟

之濱濱水際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

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編為卜

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鵬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遺

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荅賓

戲曰周望兆 鄧生何感激 千里來相求 銑曰鄧生鄧禹也

動於渭濱 鄧生何感激 千里來相求 銑亦戲也善曰

東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

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

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

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于載聞之猶有感激周

白登幸曲逆

鴻門賴留侯 翰曰白登平城傍高地

此用陳平計得出曲逆平所封地名項羽入關與高祖會

鴻門羽將圖高祖用張良計謝羽得免留良所封地名

善同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善曰左氏傳曰晉公子重

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胥臣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

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濟同善注苟

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讎也良曰伯長也謂文公桓公也黨朋

注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曰向

撫持也數子謂上太公已下也此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

故中夜撫枕歎息想得與之同游言我衰矣不能夢聖人

周公之徒為我陳策以匡晉室善曰數子謂太公已下

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論語曰甚

矣吾衰也久矣吾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宣尼悲獲麟

西狩涕孔丘抱麟而泣麟瑞獸魯哀公時西狩獲之狩獵

也宜孔子謚尼字丘名也善曰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

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

不憂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功

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袍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思復晉

室故云功業未立也夕陽謂晚景喻已之老也歎時節易

度如雲過也得過也善曰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

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朱實隕勁風繁

密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英落素秋將就而為勁風素秋摧落也喻已事欲立而遭

寇賊破敗傾倒也善曰劉挾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濟

華蓋車蓋也駭驚摧折也輶車輶也善曰劉何意百鍊

剛化為繞指柔破敗而至柔弱也善曰應劭漢書注曰

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

四言并序善本作并書

盧子諒

良曰諒在路被劉聰破遂將妻子往并

州投琨後在段匹磾處憶琨前恩故贈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向曰琨嘗辟諶故稱故吏

善曰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

當珠犯死 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

短弱短劣罕希任用也言受性短劣當世希用故任自然

以崇退靜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鄭玄周禮注

曰任用也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 在木闕不材

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之資處鴈之善鳴之分

而全方之於木則闕其不材比之

於鴈則乏其善鳴退不如木進不如鴈也 善曰莊子行

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

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

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烹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

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

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

書注曰資我量也 卷異蘧子愚殊甯生

濟曰蘧伯玉有道

分謂已所當得也 則仕無道則卷而

懷之甯武子云邦有道則智 匠者時躬不免饌

任賓良曰

邦無道則愚也 善同濟注

不能全不材故時為匠者顧躬既不能鳴則不免充饌

以饗賓喻已為匹碑特躬恐不免充饌也 善曰莊子惠

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 掌自思惟因緣運會

者不顧廣雅曰饌進食也饌與膳同

得蒙接事 向曰得蒙接事謂從事中郎也

善曰 自奉清

塵于今五稔 向曰奉清塵者言得從後塵也稔熟也五稔

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清尊之也 謨明之

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效不著候人之譏已 善本作

敦 向曰候人荷戈於道路之

著道路譏諂諂早已彰露也 善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

獨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人兮何戈與

役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大也言量度廣遠可以苞括山藪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汗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厠譙私

之歡翰曰優厚款愛昵近也言待接益厚愛眷逾近參預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綢繆之旨有

同骨肉濟曰綢繆相親也旨意也同骨肉者謂親以謀為兄弟也善曰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經

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其為知己古人

罔喻良曰言知已之道古人無有比也善曰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已昔聶政殉嚴

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糜善曰作軻字軀不悔雖

微達節謂之可度善本作庶字良曰聶政者刺客也嚴

丹報讎於秦王二人皆以意氣相感糜爛其身亦不悔矣

雖無上聖達節可謂不失法度善曰聶政已見別賦荆

軻已見西征賦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糜爛也糜與

糜古字通達然荀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

節已見上文之銑曰苟且也言且日有情之人誰能不思恩也委身之日謂事理時也夷平已與也言平險與之同也善曰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

夷險杜預左氏傳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

注曰已猶決竟也

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翰曰忝辱

事匹碑去琨之左右也收跡府朝謂琨為司空三公有府

朝也楊朱見收路乃歎曰本同末異人亦當然故與哀也

墨翟見素絲而泣曰入玄則玄豈直絲染人亦有焉謀言

能不遂初始之情而變也善曰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

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淮南子曰揚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分乖之際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

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于善本作乎字茲亦奚必臨路而後

長號觀終而後歔歔哉齊曰歎息也言自古分難事皆然至於感傷之道有逼迫於此者何

必視岐路觀素終而後悲哭也奚何也歔歔悲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迫急也楚辭曰泣歔歔

而沾衿王逸曰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歔歔啼貌也

增眷善本作眷戀良曰先情謂亡者今遇謂見遇者感念二途逢物則重心增戀也善曰先謂謀父也今

謂琨也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

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

得至於盡言邪向曰書本非能盡言言本不能盡意況有不得至於盡者言有深心於琨也善曰

周易繫辭文不勝猥懣莫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

以攄其所抱而已銑曰猥懣猶煩怨也貢獻掄引揚說攄舒也言不勝煩怨敬獻此詩不足引說

大善之事但舒其所抱蘊結而已弘大也善曰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為悵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

音慰其違離之意輸曰肆展遂行錫賜也咳唾之音謂幸琨答詩慰此離闊之意善曰左氏傳

王使富幸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莊子孔子謂漁父曰立竊

侍於下風幸聞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齊

咸池堯樂北里紂樂夜光寶珠也言琨能酬詩是以雅樂寶珠而報其淫聲魚目也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

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諶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良曰雖有所願不敢望其益也善曰左氏傳鄭伯

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

濬指惟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

伊順向曰潘深哲智熙興振舉弛解雍和伊是順從也惟

已解之綱開先帝之遠風有來至者皆和順而從之善

謂德音之和也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摘朗

四岳增峻其一銑曰三台星名也其色齊明則君臣和

也善曰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

齊為和不齊為乖詩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諮四岳春秋

漢舍孽曰三公象五岳在伊陟佐商山甫翼周殷賢臣也

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仲山甫周賢臣也佐翼謂輔弼也善曰尚書曰在太戊

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

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濟曰對答休美也賢者能大濟艱

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

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良曰曠遠微美猷道也且非異

其忠貞宜其微猷德謂琨與伊陟山甫不異雖遠代若同

一流又加忠正宜揚帝王之美道也善曰言琨之德苟

不異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議曰漢興

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

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猷

猷伊謚陋宗昔遘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向曰陋宗謂

遇也婚姻謀妹嫁琨弟也著明也累世從父至子也善

曰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左氏傳

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義等休戚好同

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向曰義善戚憂也言相

合也誰謂不能如樂聲之和合也善曰左氏傳晉侯謂

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

諸和也說文王室喪師私門播遷銑曰王室晉室也喪師

曰契大約也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

後也謂謀散移奔琨也善曰喪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

氏傳會于洮謀王室也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

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負

嶠二山沉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

望公歸之視險忽艱翰曰謂望琨歸之也將輕忽其艱險

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

俯思身愆其四翰曰中路阻顛謂被賊害父母也仲悲

父為劉黎所害也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濟曰

造化也載則運移也言造化則移良時日月之度迅疾如

俯仰之間也善曰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

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

禮注曰遂猶因也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

謂崔瞿曰其疾也倏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倏仰之間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

昨忽為疇曩其五良曰感傷今時思昔在琨處不離心

忽成昔遠善曰毛詩曰借曰未知疇曩伊何逝者彌踈

蒼頡篇曰昨隔曰也爾雅曰曩久也良曰伊是逝往也疇曩是何自問也言已往之事人理益

踈也曩昔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踈

溫溫恭人慎終如初銑曰溫溫寬柔貌恭人謂琨也終始

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辟彼穆

木蔓葛以敷其六翰曰遺音謂琨先遺謀詩有憂恤之

敷布也謀自言附琨而起也善曰遺音謂謀父之言也

窮孤謀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

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卹窮孤穆木喻琨也詩曰南有穆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

得託穆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下和質非荆璞濟曰

歎美蔓葛得託穆木之上不雲布謂踈薄也不星燭謂不

光明也侔齊也下和獻玉之人因以為玉名言蒙琨奉承

齊下和之玉而我之質非荆山之璞也善曰妙猶微也

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承亦既篤

眷亦既親節獎駑猥方駕駿珍向曰駑猥惡馬也以喻已

言奉眷新厚得方駕賢良同游也善曰方言曰凡相被

節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

子注曰猥猥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獲鄭玄儀禮注曰

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粥

諸靡成良謨莫陳無覬其八孤趙有與五臣輔諧和也輔和

之道不成良謀妙策無可陳述覬望也非敢望同孤趙之

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同履危厄也孤趙晉文公臣也五

臣則謂孤偃趙襄等也善曰尚書曰謨明弼諧五臣之

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孤趙之立大功有志與

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五臣奚與契闊百羅善本作

注曰覬望也五臣已見上五臣奚與契闊百羅善本作

翰曰奚何也百羅謂百憂也言五臣與文公同契闊憂苦

亦同我與琨身經危難也善曰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

契闊逢此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身經險阻足

之後逢此百羅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身經險阻足

之身經險阻足

之身經險阻足

之身經險阻足

之身經險阻足

之身經險阻足

踴幽遐善曰言已與五臣同也左氏傳楚義由恩深分隨

昵加綢繆委心自同匪他其九濟曰分節昵近也綢繆

於兄弟故云匪他善曰分猶節也綢繆已見上文漢書

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

兄弟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挾善本作是節士良

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挾善本作是節士良

尤非也昔在閑暇之日尋其通達之理方知以意氣而忘

宗立節而賁命皆非正道故非而狹之也理道也善曰

孟子曰非若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言昔日以意氣而

殞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

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昂情以體生感以情

起向曰體親也情緣親生感激之理自情而起善曰趣

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感趣

舍同善本作要窮達斯已其十向曰趣進舍止也言進

窮通於此而止謂止於匹碑處也善曰言既感厚恩而

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不同喜怒哀樂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由余片言秦人是

憚銑曰由余式王臣也使秦怪穆公宮室壯大也憚難也而穆公難之以脩德也善曰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

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日碑效忠飛聲有漢日碑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

休屠王子姓金氏效呈也飛忠孝之聲於漢此箭匹碑也善曰益日碑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蓋遠迹以飛聲桓

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濟日桓桓武貌撫軍謂匹

碑為撫軍將軍幽州牧冠謂在衆賢上也塗泥也炭火也百姓遭亂如陷墜於泥火之中而匹碑能濟彼塗炭也

善曰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碑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牧臨也

尚書曰有夏曆塗炭既濟冠挫民阜良日挫摧也阜盛也虐民墜塗炭

阜盛也日謬其疲隸授之朝右向日謬誤也右上也疲隸

為別駕授任在衆人之上善曰朝右謂別駕也張璠僕記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

蕃上懼任天下欣施厚實極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其十二

明謂匹碑也言實敬之不敢忘其職守善曰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毛

詩曰高明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相彼反哺尚在善名終也漢書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

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翰曰相視也視鳥鳥猶能反哺誰是人而能忍此父母之讎而

無心者善曰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烝黑而反哺者謂之鳥也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

人誦共世子曰是每憑山海庶觀高深翰曰憑依觀見也人斯而有是是也

依山海庶得相見也善曰山海以喻琨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

還眺存亡緬成飛沈其十三濟日眺視也緬遠也言視存亡之理遠然成其飛沈眺望也

善曰韋昭國語長徽已纓逝將徙舉去收跡西踐銜哀東注日緬猶邈也

顧良曰微索也。纓謂匹碑所辟也。逝往也。言往將移舉收。

被匹碑所辟類平微纓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曷云途。

遼曾不咫尺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向曰曷何遠。

我心為咫尺步之間也。豈不能早夜而行恐彼多露濡。

已畏匹碑疑其二心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八寸曰咫。

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繇繇女蘿施于松標。

必遙切。標曰繇繇長兒女蘿喻已弱而附於匹碑也。松。

標喻匹碑也。善曰女蘿自喻松標謂琨也。毛詩曰葛藟。

女蘿施于松柏。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

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翰曰稟受也。晞乾豐茂操。

事也。言持已微能恐不堪衝機要之事也。說文曰幹本也。

楚辭曰夕聯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飈喻亂也。

鹽鐵論曰衝風。纖質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

濟曰寔是值逢致至賞識也。言誰謂我精麤至在識意也。

善曰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者也。鄭玄禮記。不見得魚亦忘厥餌。良曰餌鉤土食以。

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

識也。善曰十六向曰言我遺喪形骸投之遠識深識謂琨之意。

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與我遊於形骸之內。先。

人。善本。願意潛山隱几。良曰先人謂古人也。願養也。潛山。

善曰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願養也。莊子。仰熙丹崖俯。

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良曰熙慘也。澡浴也。言如此。

退遠之蹤不能追之也故者慙高人之意旨意也善爰
日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塗善本作轍謂有譏現

於匹碑肝膽喻近楚越兩國各喻遠也言平生親近之心
遂為阻遠現常懷大觀之理萬端為一轍也善日謂現

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現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
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

日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同大觀謂現也鵲冠子曰達
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

也惟南子曰死生既齊榮辱奚別統日以大觀之道則榮
萬殊為一也

日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處其玄根廓
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際辱也

焉縻結其十八翰日玄根無形類自然之根廓空也處
衡支圖日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福為

禍始禍作福階濟日禍福相生遽為階始善日言無常
也韓詩日利為刑本福為禍先越記日禍

為福先福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良日萬物滋繁為盈枯槁
為禍堂

始故言周迴也善日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日天夫差不
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日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祀纁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向日吳王夫
句踐所滅故日不祀纁兆也亡國之兆在於破齊句踐先

為夫差所敗棲于會稽而今之滅吳也是棲會稽謂滅吳
之福也祚福也言現亦當興復晉室也善日以俞聰也

史記日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九命為伯
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

之量統日邈遠也遠矣美現也杖據也言據道而行形體
雖謂人所屈神智則無不通矣川流謂不閼也淵量

喻其深也善日達度亦謂現也何晏論語注日泰自縱
泰也漢書音義日暢通也毛詩日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

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日而今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其二十翰日現能興復晉室上大夫國家梁陳下滿萬
人之望也塞滿也善日周易日棟隆之吉不燒乎下也

鄭玄禮記注曰塞備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

五言 善曰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

悅字道儒

虛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良曰隅城

角也眺遠觀也沙漠流沙也垂邊也舊京洛陽也洛陽被燒破故云舊京 善曰毛詩曰侯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乎芳林說文曰漠北

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

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霧

向曰陸平地岡巒疾也騰風也山阿山曲

也 善曰厲疾貌也 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良儔不

獲偕舒情將焉訴

銑曰謀旅官幽州故云游子偕俱也恨不得與嶠悅等俱游也 善曰漢書高

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 遠念

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朝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

翰曰賢士風謂古之

良將之風也務取也北稱朔也鄙邊也言朔邊非但有游俠之氣亦地之堅固 善曰楚辭曰伊思兮往古爾雅曰

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

李牧鎮邊城荒夷

懷南懼

濟曰荒夷匈奴也 善曰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代居鴈門備匈奴匈奴小人伴北不

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

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 趙奢正疆場

亦

秦人拊北慮

濟曰趙奢

亦趙將疆場趙之邊界奢守趙界秦軍自摧無侵北之慮也 善曰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

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 羈旅及寬政委

質與時遇

良曰謀自云寄客於匹碑蒙寬容之政得委身事之是與時遇也 善曰左氏傳齊侯使敬仲

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恨以駑蹇姿徒
君之惠也又孤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煩非善曰作子御我鈍駑之姿徒勞善御者御之御者以
喻其匹礪也善曰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
史記曰大維生非子非子居大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大
立人言之周孝王召使王馬于所**亦既弛負擔忝位宰黔**
謂之間馬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
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美也言廢負擔之役忝職理
人且免罪至身而已何有容暇以收人之美聲也善曰
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矣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
位公宮之長**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善曰漢書曰倪寬
遷左內史時裁闕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
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
輸租繼屬不絕**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濟曰何武字君
課更以最上**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
厚居宮無赫赫之名去後常有遺愛為人思之赫赫盛兒善同濟注

素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良曰古人謂倪寬何武希
有仁厚之性敷布也二子崔溫也以知我情
故有此辭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

答魏子悌一首五言 向曰魏子悌亦為劉琨從事與謀同官

盧子諒

崇臺非一榦珍裘非一腋銑曰崇高榦枝也為高臺非一
裘然為裘非一狐腋之能成腋為國亦資衆賢之力善

曰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
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
非一人之力埋蒼曰腋在肘後

翰曰成大業者資衆賢以成大切善曰班固漢書贊遇
曰高祖征伐定天下繻紳之徒聘其智辯並成大業

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翰曰朝謂現府朝也彥謂悌也言
我蒙遇其時得與悌齊跡事理也

善曰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顧此腹背羽愧彼排虛翮**
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

善曰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舡人孟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毛耶翰同善注**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濟曰四岳諸侯謂劉琨匹三益友謂悌也言我寄貞於善同濟注**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良琨得託於悌也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昔孔子遇程子於途雖傾蓋而語終朝至於大論分義我與悌過於昔人善曰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在**

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協韻以**俱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

向曰晉昌郡名為石勒所攻飛狐塞名嘗為賊所得劉琨與謀悌往伐之為賊所敗奔安次故云同險易厄難也善曰易夷易也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敦煌土界關遠分立晉郡又曰晉昌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碑為此

職謀在碑所難片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恩由契闊**

生義隨周旋積銑曰契闊厄難也周旋相追逐言恩義之

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豈謂卿曲譽謬充本州役**言我

不因卿曲之美譽而謬充此幽州別駕也謠詠郡人涿郡

屬幽人故云本州役也善曰燕州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碑辟謠為幽州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

惕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濟曰悲今別離欣昔同聚令

不以形遠而為隔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

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蹟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璧良曰

蹟深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向曰靈運先寄愁霖詩於瞻故有此答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開軒滅華燭月露浩

盈銑曰霽晴也軒門扇也盈滿也言月露之色太盛盈滿內外也善曰何敬祖難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

冬不用翳清有餘也軒敞也蜀都賦曰高軒獨夜無物役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

寢者亦云寧銑曰孫卿子曰是謂以已為物役也忽獲愁

霖唱懷勞奏所誠善本作成字翰曰愁霖謂靈運所寄也懷勞謂思劬勞書其懇誠也善曰

靈運愁霖詩序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濟曰靈運既歎云示從兄宜遠

於瞻善曰魏文柳賦曰行旅艱深茲眷言情伊余雖寡慰殷憂慙為輕牽

率酬嘉藥長揖愧吾生良曰慰安也言我情雖少安為得靈運詩殷憂之情慙為輕也生有

德之稱也言雖率率酬其所贈然揖靈運之德而自愧也

善曰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

殷憂左氏傳智伯曰率率老夫以至于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

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 五言 向曰瞻為安城守靈運見贈故有此答 善曰謝靈運

贈宣遠序曰從兄宜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逾 善本作 濬華宗誕吾秀之子紹前

胤銑曰蔚盛濬深誕生紹繼胤緒也之子謂靈運也言子孫之賢益宗族深盛也謂靈運能繼其緒善曰阮德

猷答棗道彦詩曰體直響正源深流清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

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綢繆結風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胤嗣也綢繆結風

微烟煴吐芳訊鴻漸隨事變靈善本作臺與年峻其一

繆繆繆也微善也謂風雅相善也烟煴和氣也芳訊芳言也謂贈詩也漸進也隨事變祿秩進變也靈臺喻德也言

靈運之德年益高峻也善曰網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訊鄭玄禮記注曰訊

問也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願阮彦倫諫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惟

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脛華萼相光飾嬰鳴善本作

高誘曰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悅同響濟曰華萼喻兄弟也嬰鳴兩鳥之聲也言我與爾文章相和亦猶鳥之嬰鳴而悅其同聲響也

光明也華飾也善曰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韓鄭玄曰興者論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

鳥鳴之志似於求友也其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良曰子以

賞識也我識爾之賢才也善曰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向曰比光景與汝則在後鮮明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

長乎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其二

德茂深也善曰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絕落潘安仁河陽詩曰峻巖敷榮條文賦曰豁若

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徇葉謝成操復禮愧貧樂營事樂無成遂

本志不克已復禮居貧樂道故云愧也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徇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

而好禮者也

幸會果代耕符守南江善本作

符守於安城安城臨江故云江曲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

漢書曰初與郡

其三 向曰布懷抱所敬於靈運也言我相思為勞實於爾厚也 善曰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

何篤其愁兼三春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槩 銑曰肇始也言我初始信與爾同規摹及騰舉之節各異也 善曰

毛詩曰肇允彼挑蟲翻飛惟鳥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量焉楚 迢遞封畿外窈窕承明內 翰曰承

辭曰一槩而相量也 宜宇安城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迢遞

遠貌窈窕深也 善曰宜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

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 尋塗塗既睽即理理亦 善本作 對 濟曰內外殊職故云塗睽賢者處內不賢者居

已字 對 外亦理之相對也 善曰外內殊職是塗睽也 賢愚異任 終路有恒悲矧廼在吾愛 其四 良曰楊朱墨

是理對也 猶有悲況在我愛而非別也 善 陸傾行安步武鍛殺 翻 日絲路已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 善 陸傾行安步武鍛殺 翻

周數仞 向曰哇舉足也言我舉足而行安於一迹之內鍛 翻 而起不過數仞之上言志之小也 善曰漢書

公孫瓚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薄曰跬以一足行 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蹶羽計慎曰蹶殘

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 里片鸚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

也包咸論語注 豈不識高遠遠方往有客歲寒霜雪嚴過 日七尺曰仞

半路逾峻 善本作愈峻 銑曰言我豈不知高遠之美材 謂五十已上也逾益峻難也年老至是其情益難也善曰

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 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也言

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 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銑

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 銑 量其已材薄劣畏其友朋故難進而勇於退也 善曰庾

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 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曰上士難進而易退也 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 其五 勵勉也言勉汝善道寫我誠心以酬其來問也言此以相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誠酬對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 誠酬對也

寫爾誠曹植與吳重書
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五言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

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老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濟曰惠連是靈運弟尊之故云獻也西陵蓋所居之西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成裝

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翰曰指擬趣向也成裝謂裝束成就也候時也良辰安靜無風時也漾舟

泛舟也陶樂也嘉月謂其春月也善曰趣向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

曰陶嘉月兮總駕舉玉英

今自脩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悵還顧情多闕良日

悵樂也謂謂闕常情也善

哲兄感此

婢匹別相送越垌林

詭曰哲兄謂靈運也此亦別也越度也林外謂之垌善曰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履育子弟

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嘆矣毛萇曰飲餞野亭此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垌

館分袂澄湖陰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迴塘隱艦拽曳

遠望絕形音

其二濟曰秋袖也湖水曲也水南曰陰留子謂靈運住也浮行也行客惠連自謂也悽

悽眷眷悲戀貌迴塘曲岸也艦舟也拽揖也言舟隱曲岸望聽不見其形音也善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

書曰郭伋遂止野亭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艦船頭也韋昭漢書

注曰拽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遙但自弭路長當問

善本作誰抱遠悲弭止也言悲久但自止無人可語之也語字

善曰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思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

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

翰曰行道雖遠想戀之情遲遲然不能絕也善曰陸機

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昨發浦陽汭今宿浙

汭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

江湄

其三良曰浦陽浙江皆江名也納外之交人也湄水

縣而經上虞縣孔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管灼漢書注

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

浙江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

日浮氛晦崖巘積素或原疇曲汜薄停依

舟其四向曰巘山之險積素謂雪也或亂也積雪之色

亂於原野曲汜窮瀆也謂舟皆停止通流之處絕而不

行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阿谷之隊隱也行旅已

見上文上林賦曰洋洋川流中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揖阻

風波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矚善本作與游歎東矚

起淒善本作歌翰曰淒濟度處佇久立也蕭條空寂貌也

氣色少諧和謂風雲錯逆也西矚思與兄

游故起歎息睇視也淒歌即此詩也善曰孔叢子孔子

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也家語孔子曰不

觀巨海何以知積憤成疾痗痗無萱將如何其五良曰言

其疾病也萱草可以忘憂也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言

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海薛君曰詼草忘憂也萱興諠

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善曰沈約

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

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銑曰顏延之范泰俱為中書侍郎舊

泰與靈運書敦獎

令仁故有此作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貴極願弃人事邴萬容免官養志自脩言我辭滿不謂多

祿謝病不待老年偶然與二賢合意輒自免官歸會稽山

也善曰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
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
輕舉又曰琅邪郡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何意衝

颶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岷峯餘燎遂見遷濟曰聖靈謂宋太祖也迴

脊謂脊顧於己也微小也謂已小為高尚之志不及宜用
也衝颶謂徐羨之等為亂殺廬陵王并及賢良故云焚玉
發崑峯也靈運時為廬陵王司馬初被遷求嘉守故云餘
燎遂見遷也善曰聖靈謂高祖也陸機用魏文帝柳賦曰
行旅仰而迴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
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
風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崑崙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翰曰言我被遷既逼迫歸願亦失也愆失也善曰漢書
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長
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與歡愛別永絕平生緣浮舟千仞壑惣戀萬尋巔銑曰親從頭斷絕也千仞壑謂江也萬尋巔謂山也言所歷危險

善曰緣因緣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
赴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流沫不足險石
善御者正身以惣戀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

林豈為艱銑曰呂梁之水流沫三千里石林之險山名也

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
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
歌而遊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閩旻中安可
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旻中安可

處日夜念歸旋向日閩中東越之名言彼邊不可安處而

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

濟曰躡頓也兩直謂邪無道如矢邪有直如矢三避賢謂
太祖三徵不就也言我遭困頓亦猶抱二直所以避三賢

之路善曰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雖遷終無悔客
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客

心慙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躡頰也謂顙什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託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翰曰託寄也青雲上言所居高也挹酌也飛泉石上泉也善曰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絕交書曰許由之巖棲

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遭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良曰謂太祖也盪氛昏謂平徐羨之也真正休美也言用正美之道以安屯難屯殊異之方皆成恩施故我微細之物豫及采錄也甄錄也善曰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蕩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逖如遭如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蟹纏然執操不能堅固體表也

質旭劣易為板纏也言就微也善曰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興陰中夏書曰體正者則檢於人質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弱者則陋於衆版纏猶牽引也

然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向曰曾則也則是還其故園其所欲曩昔也言昔隱居之處不加其穿築善曰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所取土石不勞遠引善曰劉歆甘泉賦曰挂木雜而雖非休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亘里雖非休

態地聊取末日閑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翰曰言此故之地聊取末日閑暇而攝衛自有其常也亦猶畏歟之人背之而走不知就陰而止歟也所牽謂俗務所牽也善曰毛詩曰且以水日鄭玄曰永引也莊子南榮趯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

南亭 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良曰夫子謂顏范也言二抱寫誠授所往之篇善曰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歆之事孝公也披心腹示情素素猶實也王仲宣詩曰探懷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疆中作與從弟惠連可善本無見

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 銑曰臨海郡名嶠山頂也疆中地名羊羊璿

何何長瑜此詩與惠連今見羊何二人可共和之也善曰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嶧尖疆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善曰楚辭曰覲杪秋之遙夜與子別山阿舍

酸赴脩畛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向曰脩長也畛田間

於中流執袖就別欲去而情不忍也善曰說文曰畛井田間陌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

望脰豆未惜互汀曲舟已隱濟曰脰頸也惜正也汀水岸

隱於曲岸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脰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惜說文曰瘠瘠也瘠與脰通文

字集略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驚掉逐驚流欲抑一生歡并奔

千里游翰曰驚疾也抑止也并共也言欲止一生之歡共

日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日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日落

當接薄繫纜臨江樓良曰纜舡索也日暮栖薄繫纜於江

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斂憶

爾共淹留銑曰言夕色雖斂憶汝之情轉增淹留昔時

歡復增今日歎茲情已分慮況乃恻悲端向曰追念昔歡

思慮況合秋序中悲端謂秋序也善曰潘岳哀永逝曰

憶舊歡兮增新悲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

秋泉鳴北澗哀後響南嶽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後曰

泉響感動人使其憂傷久念皆攢聚於心也善曰爾雅

曰嶽山墮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嶽蒼頡篇曰攢

聚之攢念攻別心且發青谿陰暝投刻時中宿明登天姥

莫岑濟曰聚念能攻激別離之心也青谿谿名水南曰陰

占岑嶺暗也剡中縣名有天姥山皆行歷處也善曰楚

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高高入雲霓還期那

可尋翰曰入雲霓言高也那可尋謂迷舊路也善曰孟

雲霓潘安仁在懷縣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良曰浮丘

詩曰感此還期儻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徽音公古仙人

微美也言我儻遇此仙公長絕子美音信善曰列仙傳

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叔

育嗣徽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銑曰酬報也報

謝靈運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向曰瘳病也徒衆也言我卧病

峯山也善曰爾雅曰瘳病也太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

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

客求絕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

濟曰巖壑山水也歡愛謂惠連也寄情山水與爾爾音容

也善曰言無敢望有識我心者長懷代人無有堪與同

事未衰也衰老始得逢令弟開解我心胷也令弟謂惠連

善曰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

問古今所知之事欣然相樂朝夕不疲畏日月之流馳忌畏也。曠日晝也。善曰：莊子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說文曰：帙，書衣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也。王逸：楚辭注曰：曠，黃昏時也。其二：銑曰：以言悟相對無厭息也。然人理有聚散遂成分離也。善曰：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傾想遲去。嘉音果枉濟江篇。向曰：西川即惠連別也。言迴別之光景歸於東山也。遲待也。傾心待爾音信果然與我詩也。濟江篇則惠連與靈運詩也。善曰：爾雅曰：延長也。遲猶思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其三：善曰：風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洲渚言。波已見上文。秦嘉贈婦詩曰：洲渚旣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猶復惠來章祇足攬余思。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濟曰：務趣也。言觀詩之趣，但合游宦之路，不存意山谷也。惠我之詩祇足亂我之志。果歸言惠連別時

有歸言也。此言如果當共暢樂暮春之時也。善曰：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毛詩曰：胡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我梁，秣攬我心。陶喜也已見上文。暮春雖未交仲春善游邀。善曰：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翰曰：蕨，山菜也。漸，進長也。苞，叢生紫色也。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嚶鳴。嚶，本作已悅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嚶鳴。嚶，本作已悅豫幽居猶鬱陶。良曰：鬱，陶哀思也。此時山鳥鳴悅我幽居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恠孔安國曰：鬱，陶哀思也。夢寐佇歸舟，釋我客與勞。其五：向曰：佇，待也。夢寐待之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文選卷第二十五終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贈答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詩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詩一首

直東宮答鄭尚書詩一首

和謝監靈運詩一首

王僧達答顏延年詩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詩一首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詩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詩一首

訓王晉安詩一首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詩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詩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詩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詩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詩二首

在懷縣作詩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詩一首

陸士衡赴洛詩一首

赴洛道中作詩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詩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詩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五臣作駕字還江陵夜行塗口作詩

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詩一首

過始寧墅詩一首

富春渚詩一首

七里瀨詩一首

發江中孤嶼詩一首

初去郡詩一首

初發石首城詩一首

道路憶山中詩一首

入彭蠡湖口詩一首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詩一首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善曰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向曰太常王僧達也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 濟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折曲也 善同濟注蓄

寶每希聲雖秘猶彰徹 翰曰水之蓄珠常有音聲雖然秘而彰也 善曰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三彰徹也 聆龍睪 九淵 善本

作聞鳳窺丹穴 良曰聆聽也 鳳窺也 九淵之淵龍所居也 善曰廣

雅曰聆聽也 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領下 說文曰睪察也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

五采名曰鳳鳥丹 歷聽豈多士 善本作唯然觀時 善本作

哲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然 善本作列字 銑曰觀見敷

然獨見僧達可為時哲矣 舒其文章布其言語可以廣國

朝之美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 王逸楚辭注

日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

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廁朝列爾雅

日列德輝灼邦懋芳風被卿耄 向曰懋盛被加耄老也言

風可以加卿老之化善曰禮記曰德輝動乎內側同幽

而人莫不承聽彌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

人居郊扉常晝閉音驚 郊扉門扉也言我同僧達幽居於邑外

門常晝閉言無事也善曰周易曰履道坦坦林間時晏

幽人貞吉殷仲堪詩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

開亟器迴長者轍雖晚開而數迴長者之車轍 善曰爾

惟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

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良曰惟思浹

思及於萬物變化之理傷我既往之年入此窮暮之節喻

已年老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蕪林漢書注曰浹

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

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

謂之豫往誠歡歡悲來非樂閔 銑曰豫逸歎息也逸樂之

喜樂閔而悲言今悲來自傷不因樂閔善曰周易曰初

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泄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准

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阻黠

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

向曰愧我無繁辭之翰綴屬君之美事然遠寫懷抱具短

札之中札筆也善曰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懷念

思也也曰札牒又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 濟曰顏延

車長沙字仲遠 善曰集曰從

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閑塵紛翰曰言正炎熱時塵氛煩鬱至

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

往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

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獨靜闕偶坐

臨堂對星分良曰關偶猶無對也 善曰賈逵國側聽風

薄博木遙睇月開雲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銑曰薄迫睇視也言

聞風聲迫林木視月從雲而開也陰蟲蛩也先秋謂秋前

聞也善曰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

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

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

蟀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芳向曰雖在夏中聞蟋蟀鳴

也豈能久芳者亦自傷也善曰楚辭屏居惻物變慕類

日時疊疊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

抱情勢濟已屏退也類朋類也謂敬宗仲遠也退居痛物

變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鵬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

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唱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相

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翰曰言我塊

空自悲思所思者君也襄反也但恨七反不而成文章也

詩云皖彼牽牛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善曰楚

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塊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跋波

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 良曰鄭鮮之為都

人故有此贈答善曰沈約宋書曰鄭

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皇居體環極設險祗天工

銑曰皇居天子居也體象也象

祗猶敬也工官也言守衛敬天子官也善曰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宜室玉堂譬

衆星之環極泮赫羲以輝煌周易曰王公

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禁限清風

向曰兩關謂皇宮皇太子宮也俱在禁省故云

對禁也限清風謂不見鄭善曰兩關謂東宮

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

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歌屬南墉徒空也言思卿空為歌謠墉牆也尚書省在南

故云南墉也善曰毛詩曰誰謂宋遠跋予望之賈逵國語

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

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

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

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

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謠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

意仕之也尚書為中
臺在南故曰南壩
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也或病或

起思君之深也辰大火也漢河也中正南也善曰毛詩曰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

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
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
流雲鵲青闕

皓月鑒丹宮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
良曰流雲行雲也

鑒照也踟躕不安貌清防謂屏風也密靜也徙倚猶徘徊
也漏刻漏也漏盡謂至曉不寐
善曰廣雅曰鑒照也毛

詩曰揆首踟躕夏侯冲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佇誰
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遙思漏窮言曉也

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惜無立園秀景行彼高松
鏡曰

謂鄭也芳訊謂所贈詩也言感物痛我之中心惜傷也高
松喻鄭公言我傷無立園之美倣學彼高松貞堅之節

善曰廣連珠曰隸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賈逵國語
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立園東帛戈戔陸機演連珠曰

立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
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知言

有誠貫美價難克充
向曰謂鄭所贈詩有知言誠信之貫

善曰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
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

而藏諸求善
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
濟曰何以銘記嘉

價而沽諸
善曰琴瑟播之樂章
善曰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

書曰嘉貺益腴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
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

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我
和謝監靈運一首
五言
靈運贈顏范二中書也
善曰

沈約宋書曰靈
運為秘書監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之為
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求步懼先迷
良曰植立端直窘急也善曰

之常恐先迷失其正道也
善曰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
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

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徑以審步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銑曰寡於立身不能擇方正之道以佐時常刻其志意假

借幽棲以成其節善曰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而

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

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

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伊昔邁多幸秉

筆待兩闈向曰伊惟邁遇秉執也兩闈謂中書侍郎及太

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曰苗謂智襄

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闈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

水雖慙丹臚施未謂玄素睽睽別也言雖蒙榮祿之施終

不同素絲之變而別也善曰丹臚喻君恩也玄素喻別

也盧諶答劉琨書曰始素終玄黑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

也尚書曰惟徒遭良時彼王道奄昏霾時明時也諶傾

奄夕霾暗也言我但遭良時之傾覆而王道久已昏暗謂

少帝之日善曰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

良時泰蒼頡篇曰諶諶倭也方言曰奄遽人神幽明絕朋

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

好雲雨乖良曰謂謝晦等作亂絕其祭祀朋好各出如雲

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予屈汀洲浦謁帝蒼山

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

蹊銑曰弔問也屈屈原忠而被逐自投水而死我今被出

蹊徑也善曰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

蹊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

詩曰謁帝承明廬禮倚巖聽緒風攀林結留美音帝向曰

記曰舜葬蒼梧之野

不斯之風留萸香草緒結以贈遠人善曰楚辭曰倚石

巖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唯留萸與揭車王逸

曰留萸也

香草也

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名嶠山頂也言我間

衡此山謂出為始安守曷何也瞻秦稽謂秦望會稽山也

言何月望此山也謂謝公隱此山也善曰跂予已見上

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

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

文選卷之六

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敕水到大越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沈

泥翰曰皇太祖也昭上天之德而降豐霈之澤振起也起沈泥謂誅謝而徵已也善曰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

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情無

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沈泥雀善本作雉化何用充海淮良曰惜傷也雀入海為蛤雉

化將何用以充淮海善曰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

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蒿采茨葺昔宇剪棘開舊畦銑曰去國

謂去職仕也幽門謂幽隱之門樹種蓬蒿草也茨葺葺也

也言采茅脩昔時之屋剪伐荒棘理其舊田五十畝曰畦

善曰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入去國旬月古詩

曰思還故里間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答兄書曰脩庭樹蓬蒿玄周禮注曰茨闔苦也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文曰驅其狐狸剪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

曰今俗以二十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向曰萬物退落歲時既晚年已

往矣而志不能俱遂善曰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

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

萋詩傳曰借俱也親仁敷情昵興玩善本作究辭悽濟曰

俱亦齊同之意也親仁敷情昵興玩賦字究辭悽親仁

謂靈運也敷布昵近究盡也言靈運之詩布情相近而我

興玩可謂盡辭之悽切也善曰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

陳五父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芬馥歇蘭若

清越奪琳瑯翰曰蘭若香草琳瑯美玉也言靈運之詩芬

芬馥歇蘭若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

也揚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文章聊且布懷抱之所有也

善曰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答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銑曰沈約宋書云王僧達琅邪人也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

猶遷至中書令以憂犯上
顏於獄中賜死也善注同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向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冠謂在人也華陽益州縣名仲連魯

仲連也擅專也海陰海西畔善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

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瑋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濟曰瑋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喻長卿文府謂文章為府庫之富精理謂積微之理至道之心謂魯仲連也善曰言瑋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

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

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

銑曰君子喻延年言高駕之軌與精塵可並二賢為林

善曰楚辭曰疎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

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翰曰崇高列於君子之林也

也高情同往賢之遠迹清淑之氣自盈於本心善曰思玄熱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

聲類曰襟結游略年義篤顧棄浮沈寒榮共偃暴薛本作交頌也

春醞時獻斟良曰結游謂結交游略謂簡略取年德道義之人也篤厚也相顧盼者亦去浮薄取沈深

榮屋翼也偃卧也暴向曰以炙背也醞酒也獻斟謂相獻而斟酌善曰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

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相子新論曰余與楊子雲奏事坐白虎殿殿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

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曹植律來歲序暄輕雲出東

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

岑銑曰聿遂也言遂來及此歲序之暄暖東岑東山也善曰毛詩曰聿來胥字鄭玄曰事自也麥隴多

秀色楊園流好音向曰秀美曰麥初秀而色美楊柳也流好音謂春鳥聲也善曰魏文帝登城

揚園之道又曰睨睨黃鳥戴好其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濟曰言歡樂乘此暇日之美其光景忽忘逝日之

逝景侵侵我年也善曰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子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翰曰言我之深衷何足可慰但歌吟君之文章以安我心也

善曰歸田賦曰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良曰鳳非梧桐
揮翰墨以奮藻如鳳而我非梧桐難為侍鳳之條淑善貺賜也言不誦以
堪當所賜詩也善曰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誦以
詠永字本作周旋匣以代兼金銚曰兼金最好金也言誦詠
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
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善曰宣城郡

謝玄暉向曰在宣城郡內高齋謂安坐以靜心也呂僧珍齊王法曹也先有贈故答之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濟曰結構作齋屋也迢遞高也何者自問也曠遠也言遠盡見

高深也善曰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詩

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窓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日出

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翰曰言所居高窓中

平對遠山臨庭下視高樹池上酌謂酌酒池上也風中琴謂致琴風中今自鳴聽之以為樂也善曰曹子建詩曰

歸鳥赴喬林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

為勞寸心良曰無度謂不可量也言非君懷不可量之美誰能勞寸心謂詩以贈我也善曰毛詩曰彼

其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惠而能好我問

以瑤華音銚曰問遺也瑤華玉也言能以恩惠好我故遺我玉音玉音謂詩也善曰毛詩曰惠而好我

攜手同行毛萇曰惠變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難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

以遺兮若遺金門步見就此王字山岑馬向曰金門謂金離居

遺金門步當見就我此山中善曰解朝曰歷金門上王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光王之謂

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王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非閭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沈約也善曰沈尚書善注同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翰曰漢淮陽太守汲黯上書云病上曰淮陽吾股肱地卿為我

卧理之在茲謂在淮陽也

善曰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上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

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 沉復南山曲

何異幽棲時連陰盛農節薑

善曰薑聚東薑宜城郡在南山曲謂

言淮陽猶里況此山曲與幽棲何異乎連陰久雨也盛農則盛夏時薑以禦暑也笠以禦雨也東東臯也薑耕田也

善曰謝靈運南山詩曰巖此永幽棲胡安過愁霖賦曰巖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毛萇曰臺所以御雨音 高閣常晝掩荒階少諍辭珍簟清

夏室輕扇動涼颼

楚嘉魴聊可薦綠蟻

善本方獨持日諍訟也簟竹席也颼風也魴魚名綠蟻酒也言郡內無事但獨為飲宴而已善曰晝掩已見上注楚辭曰溢颼風

而上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略也釋名夏

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

向曰朱李果名沈者沈之於水中使其涼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

日沉朱李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

濟曰許處也言我平生良時竟在何處但

於寒水 夙昔思覺好期而已善曰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疑

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

王逸曰不敢片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期

翰曰後漢成續為南陽太守但

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期

而無德化及人也善曰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暉時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

瑨但坐嘯瑨音津暉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 絃歌終莫取撫枕

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枕

善本今 自嗤

洛詩曰撫机不能寐阮藉
詠懷詩曰噉噉令自嗤

整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銑曰眺為隨王文學帝徵眺還都道中為
詩寄西府同僚即除新安王記室善曰蕭
子顯齊書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在
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才文充被賞
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勸密以啓聞
世祖初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向曰言客悲與江流俱未央息
善曰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

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
徒念關山近終知返路長
善曰古樂府有度關

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
險願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
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

蒼濟曰耿耿明淨也蒼蒼秋色也
善曰秋引領善本作
河天漠也耿耿光也毛詩曰兼葭蒼蒼

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平翰曰京室謂齊郡州陽也三阪曰
雉宮雉宮牆也言與已正相望也

善曰潘岳何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
密清周禮曰王城闕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
金波

麗鵲支鵲玉繩依建章
良曰金波月也玉繩星名低謂星下
名麗猶明也建章官名低謂星下

於官也善曰漢書歌云月移移以金波
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鵲鵲觀在雲陽
甘泉宮外春秋元

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
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

陽統曰鼎門丹陽郡門也荆州有楚船
王冢冢南曰陽言
善曰古詩曰驅車

策駕帝土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
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
丘丘南曰陽荆州

圖曰楚昭王墓登樓
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
向曰且至
賦曰所謂昭丘也

度尚不可保交接何況隔兩鄉也
善曰馳暉日也眺至
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
毛萇詩傳曰鄉所也

風煙善本作有鳥路江漢限無梁
善曰風煙之中有飛鳥
雲字來往江漢之水恨關無

橋梁也善曰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常恐鷹隼

擊時菊委嚴霜翰曰秋殺氣至鷹隼擊搏菊秋華也委謂

日毛萸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爵羅設滿去河陽詩

言爵尉羅者寥廓已高翔良曰爵羅者捕鳥之人寥廓空

害於已善曰喻蜀父老曰猶鵠鵬之翔平寥廓

酬王晉安一首五言 酬者言先贈詩今有答也 善曰

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即今之泉州也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向曰稍稍樹枝勁彊無葉之貌

善曰爾雅曰稍稍擢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稍稍擢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萸詩傳

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鴈飛齊曰言晉安知有橘柚而

意也 善曰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檟碧樹而冬生檟則柚字也鴻鴈南棲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

知拂霧朝青閣日吁坐彫闌翰曰拂霧言早也青閣朝堂

處也 善曰左氏傳趙鞅曰悵望一途阻參差百慮依良

月吁矣說文曰吁日晚也

悵望悵也言但恨此一道阻隔之事而參差因漸百慮來相依也 善曰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子曰一致而

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銑曰言春

加綠公子謂元也言歲時已改君猶未歸晉安在國東則西可知也 善曰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

秋而更綠公子當未西歸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誰能

草生方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誰能西歸

久京洛緇塵染素衣向曰贈詩蓋有相與幽棲之志故言

言此喻譏人將汚已之貞潔也 善曰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

善曰顧氏家譜曰

陸韓卿

濟曰蕭子顯齊書云陸厥字韓卿吳人

此詩為內兄顧勝先贈

嘉惠承帝子躡

所履奉王孫嘉惠也躡步也履衣冠之履

奉侍也王孫者謂太傅王晏也善曰帝子謂竟陵也王

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

君有嘉惠於其臣漢舊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躡

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屬叨

金馬署又點銅龍門良曰屬會也金馬署名銅龍太子門

為點汚日善曰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

戈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

傳功曹掾也漢書曰門樓上有銅龍出入平津邸一見孟

堂尊銑曰公孫弘封平津侯開東閣待士邸國舍也田文

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歸來翳桑

柘朝夕異涼溫其一涼溫冷熱也言朝去官暮則冷也善曰

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產業姐落固云是寂蔑終如善

歸來翳桑郭涼溫喻貴賤也姐落固云是寂蔑終如善

作始斯是寂寞善曰姐落猶寂寞也言人之死固亦如

字落於外荀組七哀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善曰杜塞清

詩曰何其寂蔑有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善曰杜塞清

書曰三徑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

三徑楚辭曰坐鳥鵲嘯儔侶荷芰始參差雖無田田葉及

爾汎漣漪其二濟曰鳥鵲水鳥名荷芰水草名嘯鳴也

漣漪且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良曰謂野為邵陵王常

志曰耶顯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顯彷彿閑以禮無所屈
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耶顯北土之彥而
植禮遇殊特顯友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

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

以貴自古多俊人也善本作民字良曰王門謂邵陵王門

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離宮收杞梓華屋當善本作徐陳

日峻民康峻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當善本作徐陳

才也徐徐幹陳琳魏文帝為五官中郎將並以才華為

友善也善曰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壺議曰太子所

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

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

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蕭激於

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

伊水濱其三翰曰言晨夕侍游不常其所善曰言晨

日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

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

之間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濟曰阮瑤善書記翩翩輕舉

之通稱妙絕者謂過人也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

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之

相如溫麗子雲慙筆札也銑曰司馬長卿善為文章慙

侯賓客對我兄勝則慙善曰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

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

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

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

之脣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

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向曰駿良馬也良馬思遇

也畏懼也危轍險路也駿足喻勝柴車喻已也善曰駿

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答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

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

君之賜驚馬柴車可得而乘也

其四濟曰嵇康與向秀居山陽縣常為竹林之讌石崇

河陽有別業言我愧無歡讌空有別業善曰曹植送應

氏詩曰親昵並集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游翰曰秦昭王

勝書曰幸君遇寡人與君十日之飲呂安嵇康相思命駕
千里游也中散大夫康官也善曰平原趙勝也史記曰
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
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
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晉紀渤海方滯宜
日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城誰獻酬美酒喻兄勝事邵陵王彼為滯所勝處宜美
酒無人相與獻酬也善曰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
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
著滯滯賈逵曰滯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釀交錯屏居南山下臨
有宜城濃蒼醪梧漂清毛詩曰獻醪交錯屏居南山下臨
此歲方秋也善曰屏居猶隱居也臨此歲方秋喻已之將老
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方曰秋惜哉時不與日暮無
輕舟舟其五良曰惜傷也傷歲時不相待曰將暮矣無輕
善曰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
贈虛諒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

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
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謾所一首 五言

范彥龍 濟曰范雲字彥龍武興人也事齊為
竟陵王子良文學至梁為散騎侍郎

張謾為徐州刺史臨去就
雲別不見雲後作詩贈之

田家樵采去薄暮方來歸 翰曰樵采謂采樵也善曰漢
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

難詩曰投來脩岸垂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
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

之文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 良曰稚子小子也客謂張
謾也扉門也善曰史記

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謂高誘曰款
叩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銑曰儼從謂隨謾行者玳瑁也
裘衣裘也珠玳言裝飾之盛衣輕

馬肥也善曰吳都賦曰儼從奕奕廣雅曰儼導也史記
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

夸楚為瑇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軒蓋照墟落

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傳瑞生光輝向曰墟居落離也傳驛馬也瑞節信也謂軒蓋瑞節照所居生光輝也善曰說苑翟璜

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

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闈

濟曰以小子然所以疑也徐徐州也方牧謂刺史也言思舊之道於今已微凡人之心乖於卑賤而君獨眷我於衡

門之下善曰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穀梁傳曰叔姬婦子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

也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

闈為絃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翰曰揮散也言我恨不韋非也

善曰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

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徒慙慙音草善淚下空霏霏良曰慙慙憂貌霏霏

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

奇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

銑曰鴈可傳書故言之徐州在西北故云西北飛也善

日漢書曰帝思蘓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

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

日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向曰古意謂象古詩之意也此贈中書監王融也善

范彥龍

攝宮青瑣闥遙望鳳皇池齊曰青瑣門名雲為通直郎不

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并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
監為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惠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
我誰云相去遠耿耿善本作脉脉阻光儀翰曰耿耿不見貌阻
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異淮善本作汴字水富英奇良曰岱山太山也淮水水名二處並出琅邪王氏也靈英並賢俊
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列又曰淮沂其又漢舊有琅
妍郡音義曰蜀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
琅邪之阜虞逸翻陵北海搏飛出南皮銑曰徐幹居北海
後徙于臨沂吳質游南皮二子
皆蒙魏文帝深眷故言地以明人言逸翻搏飛陵出於徐
幹吳質者謂王氏多才子也善曰徐幹居北海吳質遊
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
曰逸翮思拂霄壯頽左氏傳注曰陵海也謂輕易之莊子
曰鵬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遭逢聖明後來栖桐樹枝向
搏園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
以鳳喻賢人也言鳳鳥與賢人皆逢聖君而後出桐樹鳳
所栖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

玄毛詩箋曰鳳皇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濟曰莫莫盛貌喻明君厚祿養賢善曰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實離離
可栖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善省官祿可居食也何為言何
所為當止足也善曰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良曰鷦鷯小鳥
古詩曰鷦鷯擬何為
也一粒一米也言食少而易有餘貲以此喻已也善曰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谿一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

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善曰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

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時

任彥昇銑曰昉為新安太守郭峙為相廬令故伺候也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向曰富春縣名渚水曲也蓄意謂蓄其舊意以待作相思則郭

君也善曰漢書曰會稽郡富涿令行春返冠蓋溢川坻
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音池濟曰勝撫為涿令風政脩明也行視返還也言時
之德有類於撫故視百姓春田而還也坻岸也溢川岸者
言冠蓋盛多也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
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
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望久方來
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為涓
萃悲歡不持翰曰萃聚會也望久則悲聚會則歡應事而
也善曰毛萇詩傳曰萃集
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並疊嶂易成響重以夜援悲日
湍險自此而多疊嶂重山也山深
易為音響更增後啼而益悲也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
期銑曰言我為客之心幸而暫止者為遇心期也親好自
斯絕孤游從此辭此告辭善曰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
款蘇武詩曰
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翰曰旅舍也言行客多憂故作詩自

居陸後而此
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濟曰蟬翼輕薄以喻已微細也

祖掾也善曰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在疚妨賢路再

外上宰朝翰曰疚病也自謙以病敗不戈之姿再為上宰

掾善曰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芄芄在疚說苑

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外妨羣賢路

上宰朝謂司猥荷公叔舉違善本陪厠王寮良曰厠列也

空太尉府善曰言以凡猥之戈而荷薦舉也太尉

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俱與文子同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

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長嘯歸東山擁耒耨奴時苗號曰

日陪重也謂家臣也序曰耒耨也釋除草也言歡歸東山理農業善曰岳大陵詩

耒耨也釋除草也言歡歸東山理農業善曰岳大陵詩耒手耕曲木鄭玄周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

趾飛莖秀陵喬卑高亦何常外降在一朝號曰纖細隕落

生枝也喬高也纖莖生幽谷中而出於陵榮條敷峻巖而落於根言高卑外降無常在一朝也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二者外降在於徒恨良時

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泰小人道遂消向曰小人自謙也言逢時備泰恨我道之

至彌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辟如野田逢幹為流

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隨風飄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鶚冠子曰今

幹流遷徙如萍漢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儒謂昔為尚書

書注曰幹轉也即河朔儒謂河陽令儒役也善曰歸田賦

曰游都邑以未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登城眷南顧凱

風揚微綃音消良曰凱風長養萬物之風綃輕絲也揚

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岵嶢號曰

日綃幕也鄭玄曰綃繖也黃河也浩蕩廣也脩芒芒山也岩堯高也善曰浩蕩

或為濟蕩音西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誰謂

晉京遠室邇身實遠向曰京洛陽也邇近也言去京室雖

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平協韻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產曰令名德之令名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年

孰能要平聲翰曰百年之分誰能要而得之善欬善

作頰如敵石火瞥匹若截道颺良曰敵擊也瞥暫見也言

即滅人之在世亦猶是也善曰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
子有鍾鼓弗鼓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稿與考古字通石
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
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騰塵齊都

無遺聲桐鄉有餘謠鍾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
焉夫廉平不肯吏人愛而歌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向

為是有餘謠善同鍾注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向

純事也言天見約而謙者則福之矜驕而盈者則害之

善曰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城鱗曰在約思

紀孔安國尚書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音桃猶苟且也

言我雖無良宰之德視養人庶幾不為苟且也善曰毛

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效毛

倫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翰曰洪河黃河也善曰潘川氣

冒山嶺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詩音止善本游魚動圓波

良曰冒覆曰湍急流也激衝也巖阿山曲也小渚曰詩圓

波謂魚動波起而圓也善曰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

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鳴蟬屬寒音時菊耀秋華引領

望京室南路在伐柯銑曰厲急也菊草名至秋始花故云

其則不遠今方南路在近伐柯亦不遠也善曰禮記曰

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

有黃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

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覲崇芒鬱嵯峨

向曰大夏東京門名緬遠觀視也言大夏門遠而不見也

芒山名嵯峨山高貌善曰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

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

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

峨

惣惣都邑人擾擾俗化訛五戈切濟曰惣惣擾擾皆

也善曰楚辭曰紛惣惣兮九洲王逸曰惣聚也七依水類

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裴鄭玄毛詩箋曰訛偽也

浮萍寄松似懸蘿翰曰萍之依水隨水去留蘿之寄松隨

松高下人俗與政化遷變亦猶是也

善曰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如浮萍
朱博糾舒暢楚風被琅邪
良曰朱博遷琅邪太守齊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禮節皆如楚趙百姓賴之善曰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勅功曹官屬多哀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
趙音紹
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黔黎竟何常政成在
民和
銑曰蓬之性曲所以直者依叢麻也衆庶之薄所以厚者在政成也善曰曹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妻護曰呂公託身於我史記曰秦更各人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
位同單父邑
愧無子賤歌
位即同之化乃愧其不至也善同向注
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濟曰豈敢以此官為微小但恐辱負荷之任也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翰曰岳自河陽令遷懷令有思京之意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良曰南陸月道也日行南道脩也朱明夏也送朱垂謂六月將盡之時也善曰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初伏啟新節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
初伏啟新節
隆暑方赫曦
善本作羲字銑曰初伏謂三伏之初也此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
朝想慶雲興夕遲
去
白日移揮汗辭中宇登
城臨清池
向曰慶雲瑞雲也遲待也謂苦熱思待雲起日移也宇屋也言出中屋登城臨池以候涼氣也
善曰遲猶思也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
涼飈自遠集
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糞土鬻于中宇
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濟曰飈風圃園也華果諸果實也衢

道也列行列也善曰靈圃猶夙畎莠長苞薑

芊紛廣畦韓詩曰縣縣瓜畎薛君曰畎小瓜也毛萇詩傳稻栽

善曰韓詩曰縣縣瓜畎薛君曰畎小瓜也毛萇詩傳

日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

肅芊芊善本作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裁者培之凡蒔草

謂之裁也廣雅曰芊芊茂也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驅

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銑曰施

謂無才德乏於時用也兩邑則河陽懷縣也政化績功也

京輦謂天子所居輦轂之下也迄至也善曰朝于日工

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論在器

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萇曰迄至也

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向曰廊廟廟堂也言是無材器數

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善曰慎子曰

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

眷戀想南枝濟曰越鳥在北地則巢亦南枝言我亦同是

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善曰古詩曰越鳥巢南枝

行各得其序楚辭曰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去聲翰曰

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

理當驚我則易之以為不足驚然戀本鄉之深實難為情

思也善曰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也為下得之若驚是

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我來永未

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泮時暑忽隆熾良曰泮散熾盛也謂早春已及於夏感

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吏所登城望郊甸游目歷朝寺銑曰

駛急也感還期之遲傷年運之急乃登城遠望意歷京邑

朝寺也善曰楚辭曰年泮泮而日往楚辭曰忽返顧以

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向曰小

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縣也寂閑也善曰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白水過庭激

新語曰君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綠槐夾門植音值善曰鄭玄周禮

歸志濟曰攪猶亂也善曰登樓賦曰雅信美而非眷善

作卷然顧輩洛山川邈離異翰曰輩洛潘岳墳塋所在也

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匪

首曰顧輩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輩洛墳

塋已見西征賦楚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良曰簡書刑

辭曰終免獨離異顧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書也言我願

還卿而畏忌此刑書也善曰毛詩曰願言思子祗奉社

稷守恪居處職司音伺稷勤居所處職司善曰論語子路使

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

焉左氏傳公恪曰敬恭朝夕鉏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五言

潘正叔向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輕騎

人奉迎大駕還洛尼

時預焉故有此詩

嶺綠繁被廣隰濟曰岑崟峻兒迅疾被備也繁繁蒿也朝

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翰曰順從集止也晝曰從長道而

善曰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歸雲乘憶偃許浮淒風尋帷入

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

良曰憶車網也淒風悲風也惟車慢也善曰傳毅七激

曰仰歸雲想遊風說文曰乘覆也惟車飾也子虛賦曰張

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世故尚

未夷嶠函方嶮澁銑曰深識士虛設以發下詞也夷平也

也善曰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

也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

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

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嶠函之固

狐狸夾兩轅豺狼尚路

立向曰狐狸豺狼皆貪亂之臣夾轅當路謂親近執權

勢也善曰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

狐翔鳳嬰龍檻騏驎見維縶縶曰翔鳳騏驎喻賢人也龍用也善曰翔鳳騏驎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驎伏匿而不見鳳皇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龍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
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言我禮儀之事昔則聞也
軍旅之事本未閑習善曰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
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
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良曰託言深識之言願少停君之車駕待兵戈戢歛而行此假言之其實屬君也善曰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戢戢于戈

赴洛詩二首

五言 善曰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列

善本作心也言望於世俗富貴則烈字

無瑞命營道藝之術又無猛心善曰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大希世而行比周而反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令
靖端肅有命假楫越江潭音尋協韻也端正肅敬也有命君命也假借舟楫以渡江潭江之深也善曰國語神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
親友贈予邁揮浚廣川陰翰曰邁行揮挾也廣川陰江南岸也言親友贈行挾浚而別於此處善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撫膺解攜手求歎結遺音
良曰膺臂也撫也言別後長歎鬱結思其所遺之音信也善曰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寤寐求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
無迹有所匿寂寞善本作聲必沈
聲必沈沈離別後願欲託遺音
迹無所見聲無所聞匿沈皆不見之兒善曰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
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
肆目眴弗善本作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

字及緬然若雙潛向曰隸縱緬遠也言縱目遠視而不相見故意相思緬然若雙潛也善曰高

誘淮南子注曰隸盡也毛詩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善曰高

玄渚江中洲渚也涉歷也言南望洲渚而泣北邁涉長林善曰高

行已歷長林善曰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

薄油雲擊高岑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翰曰草木叢生

豐獸行兒嚶嚶鳥聲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孟子曰油然作雲豐豐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

毛詩曰鳥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善曰良曰堂謂母室謂妻

鳴嚶嚶曹子建雜詩曰佇立慨善曰我歎寤寐涕盈衿惜無懷

離思一何深歸志辛若誰為心銑曰歎息也言歎息悲涕為仕晉故歎

此心也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游宦託身承華側向曰承華東官門名善曰謂

羈旅之曰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撫劍

常曰臣託身陛下陞機洛陽曰太子宮有承華門

導銅輦振纓盡祗肅濟曰撫持也銅輦太子車也振整也

言整冠纓盡祗敬也善曰左氏傳

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歲月一何易寒

暑忽已草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翰曰歲月何易流轉

冬夏焉忽已改言離

經年歲感物變易而情悽惻善慷慨遺安念善本作求歎

曰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良曰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善

廢寢食善本作餐食良曰遺猶復也安何永長也善

曰祀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銑

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歸歸未尅銑

誘進勉遂也善曰國語楚藍尹釐曰飲食憂苦欲何為

思禮國宴思樂毛詩云日歸日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為

纏綿曾與臆向曰言憂苦之事但纏於胃臆之間善曰

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堅書曰纏

懸恩好庶蹈高蹤登樓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濟曰霄

賦曰氣交憤於胃臆

也言瞻望陵空之鳥願假爾翼而歸飛善曰鳥
訪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鸛斯歸提提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意與前二篇同

陸士衡

趨轡登長路鳴咽辭密親良曰趨攬也鳴咽悲哀也密猶

者正身以趨轡蔡琰詩曰行路亦鳴咽薛詩章借問子何

之世網嬰我身銑曰世網謂官事嬰纏也善曰江革答軍

白嬰求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向曰遵循也北渚向北之

歎已見上文秦嘉贈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山澤紛紆

餘林薄杳阡眠濟曰曠空也紛紆餘屈曲見草木叢生曰

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實其無人上林虎嘯深谷底雞鳴

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

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翰曰哀風謂悲哀之風

善曰淮南子曰虎嘯而谷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絲佇立

望故鄉顧影悽自憐良曰沈深悽悲也善曰纏絲佇立

顧影為傳楚辭曰

遠游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振榮陟崇丘安轡遵平莽銑曰

振舉策鞭陟外也崇丘高山也莽草也善曰楚辭曰願

輕舉而遠游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夕息抱影寐朝

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頌轡倚高巖側

聽悲風響濟曰頌轡駐馬也高巖高山也清露墜素輝明

月一何朗撫枕善本作不能寐振衣獨長想翰曰墜落也

振整也善曰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越舞賦曰遊心無恨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五言良曰梁陳二國名機為吳王郎中

令行過之故作此詩也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銑曰矯舉也崇賢太子門名言已昔蒙嘉言之運得舉迹入此

門為太子洗馬善曰孫旅詩曰矯迹步玄闈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

鳳條濯足外龍淵向曰鳳鳴於梧龍外於淵然龍鳳皆喻東官也假翼濯足機之謙詞善曰應

璩與劉公幹書曰鸛鸛棲翔鳳之條龍龍遊外龍之川識具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冷服

使我妍翰曰大夫玄冕也冷服美服也妍好也言為大夫者無醜惡之人況服鮮美益使我妍好善曰周

禮曰大輕劔拂輦礪善本長纓麗且鮮濟曰輦大帶礪帶夫玄冕輕劔拂輦作屬

垂帶而長纓又鮮明也拂飾也善曰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

以為飾韓子曰鄭君好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良曰伏事於太子也契闊勤苦也踰越也善曰周禮曰大司徒

領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銑曰薄辭肅敬也敬天子毛詩曰死生契闊

之後命以就藩臣也言辭天子為吳王郎中令善曰毛詩曰薄言施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從命無下

拜漢書曰吳王鳳鳳駕尋清軌遠游越梁陳向曰鳳早也言早駕尋古人軌

跡經過於梁陳之國善曰毛詩曰星言風鶴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

懷古人良曰感我事吳王而遠念古人也古人謂梁孝王臣枚臯馬卿之屬善曰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

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五言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濟曰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柴桑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

軍後為形澤令解綬去職曲阿者縣名善同濟注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翰曰齡年也委安也言我少年之時寄心於事物之外以琴書

自定而已善曰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

以條暢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良曰褐短衣也屢空謂貧無財也言身雖被短衣家

貧無資常晏然欣樂而無憂也善曰家語曰憲原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術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

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之儲晏如也時來苟宜會宛總憩通衢

且宛蓄也言時命既來且與之相會將行徘徊蓄鬱思於通衢善曰虛子諒答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

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投策命晨旅暫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與園田踈眇眇孤舟逝 善本作與園歸思紆向曰投捨策遊字

善曰七命曰夸父為之投策楚辭

挂之杖命早行之衆將赴職與田園漸踈也眇眇遠行兒

日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緲之不行豈不遙登

可紆王逸曰緲緲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陟 善本作降字 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望雲慙高鳥

臨水愧游魚 銑曰言我之行勞此長路念山澤隱逸之居故慙於魚鳥之適性善曰仲長子昌言曰

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

水鳥飛真想初在襟誰謂形蹟善本作拘聊且憑化遷終

及班生廬翰曰真想謂無為之事言此事久在曾襟誰謂

終當同班固里止行所廬也善曰淮南子曰全性保言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

真守玄默也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已而貽則里止仁

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良曰

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取事二姓故以異之江陵郡名塗口江口名善曰江圖曰白沙陽縣下流一百二十里至赤坊赤坊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俗情

銑曰

靜居也塵事塵俗之事也冥遠敦厚也宿好謂舊所好也幽隱之事而無俗塵也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左氏傳趙衰曰卻縠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心曰如何舍此去遙遙至南善本荆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

向曰此謂林園也南荆荆州遙遙行兒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船善本作臨流別友生濟曰叩擊也拽船傍版新愛也友

船善本作臨流別友生

濟曰叩擊也拽船傍版新愛也友

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水而去王逸曰叩舩舩也楚辭曰臨流涼風起將夕夜景

湛虛明昭昭天宇闊晶晶

胡川上平

翰曰夜景月也湛澄

謂月光照水上平淨兒善曰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

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顯離思篇曰烈烈寒懷役不遑寐

中宵尚孤征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

良曰遑暇宵夜孤

歌車下以千桓公言此非我之事長沮桀溺耦而耕自逸

我心依依慕之也善曰毛詩曰不遑假寐淮南子曰審

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審威衛人聞齊相

公與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聲也莊子卜隨曰非吾

事也論語曰長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銑曰投此冠冕

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榮

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各令聞也

宋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

五言善

宋書曰高祖宋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宋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

翰曰述職述其職事闌暑謂夏末暑氣闌也金西方行其色白

故云金素言期在闌暑比及理棹已變為秋時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夕陰火侵團朝露謂露垂而團善曰火心星為秋候是秋天也團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辛苦誰為情游子值頽暮

辛若

之情已難堪而又屬頽暮之時善曰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習習其若頽

久敬曾存故

耕向曰莊周越人事楚執珪有疾為越吟曾子

懷舊故愛敬之也善曰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

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掌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

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

長而忘之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如何懷志持此謝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如何懷志持此謝遠

度濟曰持此懷土之心慙謝古人之遠度善曰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也

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

李牧愧長袖卻克慙躡

所步善曰

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押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

押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卻克徵會于齊項公惟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耶鄆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言雖有疾背不見弃遺也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醜蔑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良曰遇時雖醜亦為時所用謂李牧卻克也支離毀瘁也方道也言我形亦復毀瘁也今將依常道有慕養形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雨解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各疏莊子曰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户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子有慕會音括撮租括切聲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錄曰言我生幸遇明盛步米切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粲向之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班列也子男執璧也趙氏璧天下之寶故此美言之魏王貽惠子執大容五碩為大而無用也言我空列子男之位而無用於時也貽猶遺也善曰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執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廬謀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執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枵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據以為大罇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大貌枵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切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銑曰自從仕來喬切枵方部切出為永嘉太守始近歸家路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二十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將窮山海迹永絕賞心晤善本作悟字翰同善注善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

良曰此言自永嘉過故墟善曰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

並葬始寧縣井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
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銑曰束髮謂入仕耿介謂節操言我入仕之時而懷節操及後

爲世事所迫因而推遷不成宿心也夫人爲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師以成其材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達絕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

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緇磷謝清曠疲爾結慙貞堅

奴結慙貞堅言達

我宿志如昨日已經二十四年矣緇磷黑磷薄也玉之爲體潔不之黑磨之不薄喻君子處濁亂不易堅白言我隨物遷變故云慙謝清曠貞堅之士也疲爾困極之兒善曰廣雅曰違背也楊雄解嘲曰歷覽者茲年矣論語子曰不日堅乎磨而不磷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也拙曠也莊子曰蕭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蕭極貌也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

善曰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識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

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仁者靜五臣本無此二句濟曰凡爲太守皆剖竹使符也末嘉郡臨海故云守滄海

枉帆謂枉曲船帆來過舊居善曰漢書曰初與郡守爲竹使符說文曰符信

山行窮登頓小涉盡洄洑

翰曰登頓謂上下也

縈渚連絲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葦宇臨迴江築觀墓

曾巔

良曰峭峻也稠疊重疊也漣絲不絕白篠竹箭也漣謂風吹水成文也葦構曾高也言築觀於高山之巔

善曰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輔故事曰連縣四百餘里清漣已見上文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澌其山春秋

運斗極曰山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銑曰揮舉告辭也

者地基也三載秩滿當期旋歸也

善曰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諒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旦爲樹粉檟無令孤願言

向曰份檟木名謂鄉人云

幽明故以爲限

為我樹此木於墳之上無令孤我所願之言善曰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為觀也

富春渚一首五言 濟曰富春渚名在錢塘江也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且及富春郭翰曰宵夜濟渡也漁浦浦名富春郡名也善曰吳郡誌曰富

里有漁浦定山緬雲霧赤亭無淹薄良曰定山赤亭皆江若雲霧之間無淹薄謂此中水急而不可停止善曰吳

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

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

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流同溯

流觸驚急臨圻圻阻參錯亮乏伯昏分險過呂梁壑銑曰圻岸也向流則懼驚濤急浪臨岸則阻石參錯亮信言我無伯昏不懼之分而所經之險過於呂梁善曰溯流已

見上文埤蒼曰礪曲岸頭也礪與圻同參錯謂礪岸之險參差交錯也列子曰列御寇為伯皆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皆無人日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汙流至踵伯皆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恟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鼉洊至宜便平習兼山貴止託向曰洊鼉魚鼉之不能勝也水相仍而至兼有山險也言今經險阻宜便習於水貴止託於山言其危也善曰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不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平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干祿請翻始果遠諾善本果遠遊諾濟曰往時已有幽隱之期但以沈頓困於微弱常不能就猶此久露干祿之請翻始遂於遠心矣善曰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宿心漸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

申寫萬事俱零落

翰曰零落奔捨也皆昔幽隱之心漸得舒散而人俗之事俱從奔捨善曰趙

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淑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懷抱既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楚辭曰唯草木之零落

昭曠外物徒龍蟻

良曰昭明曠遠也言懷抱明遠混齊萬物雖龍騰蟻蛭不為殊觀也善曰莊

子苑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伸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

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濟曰瀨水流涉上也七里皆言長七里也此瀨下數里有嚴子陵隱居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展游眺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

向曰羈旅

之心積於秋晨秋晨游望展適懷抱湍急流峭峻也言旅客奔往皆多傷苦於此善曰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

自申展皆適意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阨許慎曰阨落也然奔亦落也入歎蠡湖口詩曰

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荒林紛沃若哀禽

相叫嘯

濟曰潺湲水聲沃若茂盛兒叫嘯衆鳥相命聲也善曰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疏貌

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

色殊音

遭物悼遷斥存其

善本作期字

得要妙

翰曰遭遇悼傷也遷斥謂貶出也言

遇時物則傷貶出存我幽隱之期則為善要妙也善曰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汗

其體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湛兮既乘上皇情善本豈屑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

先末代

良曰秉持肩顧謂讓也言我既持上皇道德之結末代謂心豈顧末代人所責讓也善曰莊子曰監照

下土天下載之此謂工皇王逸楚辭注曰肩顧也劉向雅琴賦曰未世鎖才芳智孔寡

目覩嚴子瀨

想屬任公釣

銑曰瀨灘名世入傳云嚴子陵釣處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鈞巨綸釣於東海而獲大魚離

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皆厭此魚喻道也以道養人故衆足言經此釣處屬想其人以道濟衆也善同銑

注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向曰古今不殊自謂能與嚴

登江中孤嶼一首五言 善曰永嘉江中之山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懷新善本作道轉迫尋異景不

延亂流趨孤嶼善本作孤嶼媚中川良曰懷想新知其道

景不長正絕流曰亂趨向媚好也善曰長門賦曰貫歷

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爾

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

都賦注曰嶼海中淵上有山石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想象崑山姿緬邈區中緣銑曰

上持表神靈藏蘊仙真而世物莫能賞接誰復得為傳述

也想象崑山上靈仙之姿勢髣髴然有似緣上此孤嶼之中

矣緬邈勢髣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

日焉爾論語注曰蘊藏也說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楚辭曰

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始信安期

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狹術得盡養生年向曰安期先生古仙人也言我見此山靈

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之子曰靜漠恬淡

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

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 濟曰靈運在永嘉一年稱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翰曰裁少也彭宣薛廣德皆御

也貢禹與王陽善見陽登用而喜故云未遺榮善曰漢

廣德當宜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

競豈足稱達生良曰言此貧競之人則為優未足知達生之理善曰楚辭曰皆競進以貪莊子

曰達生之情者愧達於知者晉馬司彪曰偶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子秉微尚

拙訥謝淳名號曰秉持微小浮過也惟我持此小尚山水之節又加疎拙蹇訥故辭淳過之名善曰

禮記孔子曰恥廬園當去栖巖卑位代躬耕向曰廬小屋名之浮於行也

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巖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已雖

自許心迹猶未并無庸妨周任有疾象長卿濟曰情雖在栖隱身尚居

官是迹未與心合也妨害也周任古賢人也言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是害周任之言也司馬相如患消渴之疾言我

有疾似之象似也善曰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

有消渴疾常稱疾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濟曰尚子平閑居不慕官爵

勅斷家事勿復相關邴萬容養志自脩薄為游宦而已言我皆似類

善曰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勅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

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勅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邴生恭承古人

意倣善本作裝返柴荆良曰恭敬承奉倣始也柴荆請柴門荆扉也言敬奉尚邴之意始為

裴束還於荆扉柴門善曰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裴裴荆已見上文牽絲及元

興解龜在景平銑曰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安帝年號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

平宋少帝年號言授官於元興謝職於景平善曰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

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悞孝朱絲又署來相尋漢書

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負心二十載於今廢

將迎向曰聖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遇物則照為官臨人亦如是焉言我負幽隱之心二十年矣而今始能

廢於將迎之道善曰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理棹端還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端還期遵渚驚脩垵遡谿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

高秋月明慙石挹飛泉攀林壑落英戰勝臞具者肥止

監善本作流歸停濟曰遡速遵依垵野遡向曠空慙息挹也臞勞也幽居之道勝故使疲者肥也夫水為人鑒照以其

不流而歸停止焉今我將體而止之善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遡速也陸機越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

雅曰林外曰垵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舉采取也戰勝明貴不如義止鑒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

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臍臍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

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上水以其保即心南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即是

義唐化獲我擊壤情善本作聲字翰曰言無事之後即

是伏義唐堯之化而我得同擊壤老

人之情善曰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

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

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五言良曰靈運謝病東歸會稽太守孟觀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

京師諸闕上表太祖知其誣不罪不欲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至石頭城故作此詩善曰伏韜

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爲緇銑曰珪玉有玷鍊可磨而滅惡言也善曰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雖抱中孚文

猶勞貝錦詩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有孚攣如孚信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喻工者錯彩以成錦

文選者構言以作人過言我雖抱忠信之德猶勞此讒人
構作此罪 善曰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
妻兮非芳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 寸心若不亮

微命察如絲 將絕也 善曰寸心若不為人信明性命如然之
辭曰蜂蟻微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 日月垂光景

成貸遂兼茲 翰曰日月喻天子言天子垂照貸借我性命
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 出宿薄京畿晨

裝搏 團 曾 善本作 颶 楚持切 良曰薄至也晨裝且飾行
高風而行 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又 重經平生別再與

朋知辭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銑曰謂重與始平郡所
舊山也言今隨波而去豈復有還時謂之臨川郡也 善

以知風波之患 迢迢 善本作 萬里帆茫茫終何之 向曰
遠也茫茫廣大貌言江水廣大不知所之 善曰游當羅

浮行息必廬霍期 濟曰羅浮廬霍皆山名言游息期於此
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越海

陵三山游湘歷九疑 善本作疑字 翰曰三山蓬萊方丈
游歷於此也善曰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

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疑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
也 欽聖若且暮懷賢亦悽其 良曰欽聖謂舜葬於九疑懷

也悽悲也其助辭也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
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

且暮遇之也毛萇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 然明發之心
松柏不為歲寒所能欺損者喻雖遭讒人不能欺辱於已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善曰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

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向曰往臨川郡憶始寧山中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濟曰采菱江南皆楚越歌曲也善曰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阿

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

謂鍾儀也遭晉幽囚而為楚歌其聲甚哀越客靈運自謂也言聞歌思鄉而心腸斷絕

善曰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

始寧縣并有故宅遂龍會稽故鄉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

俱為歸慮款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良曰絕謂鍾儀也斷自謂也殊念者

鍾儀思鄉靈運憶山雖則殊念然而懷歸曲則同矣憤懣怨歎也

善曰廣雅曰款扣也王逸楚辭注曰言已情憤懣

也追尋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得性非外求自已為誰纂

言本性好靜非外求學此乃從此而出不知纂繼誰人也善曰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

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

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不然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秋夕長恒

善本作

苦夏日短濯流激湍息陰倚密芊

上聲

向曰秋夜可樂故不怨其夕長夏時可游故苦其日短濯流謂水激洗於湍瀨也芊竹挺也謂倚密竹以就陰也

善曰字林曰芊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且切

故懷

善本作

春暖

濟曰春暖不可也言懷故山不可得為新歡常舍其悲忘至春暖善曰言春暖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

子曰暖不可也莊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韓曰悽惻皆哀聲也明月吹廣

陵散並琴曲名善曰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

慨命促管

良曰訢告也危柱促管使其聲急而哀以叙其善曰危柱謂琴也孫氏瑩篋賦曰陵危柱

以頤頤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
日琵琶等笛間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作一首五言 銑曰彭蠡太湖名向臨川郡從此過也

謝靈運

客游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

驟數也言人隨風潮之急數見洲島迴曲會合水激其岸崩頽奔波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

月聽哀狖秀浥及露馥芳蓀濟曰狖猿類其聲哀也浥濕馥香也芳蓀草名 善曰乘

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春晚綠

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

牽葉入松門翰曰秀危也聚也千念萬感言多也石鏡山名松門澗名攀崖照牽葉入各因事而言之

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月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

東西四千里青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良曰我所經三松徧於兩岸

往空有其理因而存想 善曰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昉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靈物客

珍怪異人秘精魂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秘其精鬼不可見也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

去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長壽傳曰秘金膏滅明光

水碧輟善本作綴字流溫向曰金膏仙藥也水碧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而

不見 善曰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汝黃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溫言水玉溫潤也徒

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濟曰千里曲謂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也絃絕謂曲終也言曲終

而別念彌厚 善曰言奏曲興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 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平絕絃

入華子岡是麻源第三谷一首五言 翰曰華子

居此山頂故稱焉麻源山名 善曰謝靈運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良日謂南中炎暖冬月樹木榮善曰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

桂樹之

銅陵映碧澗

善本作潤字

石磴瀉紅泉

銑曰銅陵碧澗山澗名石磴阪

也紅泉謂水自沙中流出故其色紅也善曰銅陵銅山也揚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

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旣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

向曰隱淪肥遁皆幽

居者在曲棲止也客暫過故稱枉賢久住故云險徑無測

度天路非術阡

濟曰術阡道也言山徑高險不可測度故云天路非術阡謂不知道路善曰爾雅

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羣

峯首邀若外雲煙羽人絕髣髴丹立徒空筌

翰曰登外筌迹也謂外衆

山也高邈而入雲煙也羽人仙人也言仙人不見但空有蹤迹而已善曰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

亡遊將外雲煙楚辭曰仍羽人於丹丘留圖牒復摩滅碑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

版誰聞傳莫辨百代

善本作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

月弄潺湲

良曰言仙人圖牒碑版之屬皆已摩滅無人傳說且百代之後千載之前無以驗矣潺湲水聲

也善曰蕪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

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不復顧世也司馬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

銑曰恒充少時為樂之用不足為久長之事善曰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

豈為尊占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山俄頃何沐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

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